

• 蜀学研究 •

两汉巴蜀文学系年要录(上)

罗国威¹ 罗 琴²

(1.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4; 2.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 北京 100875)

摘 要:巴蜀文学在两汉时期大兴。对巴蜀文学区域性的研究历来都为许多学者所关注。至今人们已经或从个体著名的文学家、文学群体出发进行深入研究,或者已经写出巴蜀文学史,或者从民俗学、人类学等方面探究巴蜀文学及巴蜀文人的独特性。以文学编年的方式来研究两汉巴蜀文学是一项新的尝试。通过这种方式,从纵向上可以对两汉巴蜀文学发展脉络有一个整体的把握,从横向上可以考察同时代文人之间的师承、交游及相互影响,当然这些都是将来进一步的工作,而文学编年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对区域性的文学研究,许多材料挖掘不够和许多文学家长久以来都被忽略,其相关研究甚至是空白,因而研究空间还很大,尤其是对唐以前的研究。而《两汉巴蜀文学系年要录》收录了很多以前不被重视的作家作品,有的作家甚至只出现一次,以求收录尽可能的全面。另外,对于作品的界定采用大文学观念,除了通常意义上的诗、赋、散文,还包括各种奏议、碑铭、民谣等。

关键词:西汉;东汉;巴蜀;文学编年

中图分类号:I209.9.71;K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05(2011)03-0025-12

The Chronology of *Ba-Shu* Literature in Han Dynasty (I)LUO Guo-wei¹ LUO Qin²

(1.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2. School of Ancient Book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In Han Dynasty, *Ba-Shu* literature enjoyed its thriving. Many scholars have long been concerning with the regional study of *Ba-Shu* literature. So far, achievements have covered individual prolific authors, literary groups, history of *Ba-Shu* liter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Ba-Shu* literati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olkloristics and humanism. And chronological study is a new dimension in *Ba-Shu* literature, which provides a good platform for studies. Diachronically, literary evolution can easily be concluded from chronology; synchronic researches can also be done on the communication, learning and influences between contemporaneous literati. Meanwhile, further study on regional literature is in great need due to the lack of in-depth research and ignorance to many authors and works for centuries. Thus, *The chronology of Ba-Shu literature in Han Dynasty* takes the concept of literature in a broad sense, embodies all authors available including those who were ignored before and who had only one piece of work; and it contains not only poesy, ode, prose, but also zouyi, inscription and folksong.

Key words: West Han Dynasty; East Han Dynasty; *Ba-Shu*; literature chronology

《华阳国志·蜀志》:“蜀自汉兴,至乎哀平,皇德隆熙,牧守仁明。宣德立教,风雅英伟之士,命世挺生,感于帝思。于是玺书交驰于斜谷之南,玉帛践乎梁益之乡。而西秀彦盛,或龙飞紫阁,允陟璇玑;或盘桓利居,经纶皓素。故司马相如耀文上京,扬子云齐圣广渊,严君平经德秉哲,王子渊才高名儒,李

仲元湛然岳立,林翁孺训诰玄远,何君公谟明弼谐,王延世著勋河平。其次杨壮、何显、得意之徒恂恂焉。斯盖华岷之灵标,江汉之精华也。”^{[1]146}

汉代巴蜀文学大兴,司马相如、王子渊、扬雄之徒名冠京师,前后将汉代文学推向极致,遂有“巴蜀文章冠天下”之说。当今对巴蜀文学的研究不算

少,众多学者从不同侧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对两汉巴蜀文学进行编年,可从纵向上展现两汉巴蜀文人的文学活动、作品系年,对两汉巴蜀文学有一个相对全面、完备的展现。通过这种展现,为将来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如探究这些作家之间的交游、相互影响等等。

“巴蜀”,历代记载颇多。《嘉庆重修一统志·四川》卷三八三关于四川建置沿革云:“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孔安国传‘东据华山之南,西距黑水。’)《周官·职方》并入雍州,为蛮夷巴蜀诸国地。慎靓王五年,秦灭巴、蜀,置二郡。汉元年,属汉国。(《汉书·本纪》:王巴、蜀、汉中四十一县。按:汉中府今属陕西。)高帝分置广汉郡,武帝开西夷,置犍为、沈黎、汶山、牂牁、越巂等郡。元封五年,置益州部。(按:牂牁郡在今贵州省。)后省沈黎、汶山王莽末,为公孙述所据。后汉建武元年,述改益州置司隶校尉。十二年属汉,复为益州。安帝分置蜀郡犍为属国都尉。建安中,刘璋分置巴东、巴西、江阳三郡。”^{[2]19128-19129}

在宋代,置“四川路”。《嘉庆重修一统志·四川》云:“宋乾德三年,平蜀置西川路。开宝六年,分置峡西路。太平兴国六年,并为川峡路。咸平四年,分置益(后曰成都路)、梓(后曰潼川路)、利、夔四路,总曰四川路。”^{[2]19132}

虽然历史上关于巴蜀地区的历史沿革比较复杂,包含范围也时有变动,但作为文化概念的巴蜀地区大致范围还是可以确定的。《华阳国志·巴志》言巴国界“其地东至鱼复,西至樊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1]5}《华阳国志·蜀志》言蜀国界“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嵋,地称天府,原曰华阳。”^{[1]113}今从之,大约为今四川、重庆之行政区划。

“两汉”始于汉高祖刘邦元年(前206年),终于汉献帝刘协延康元年(220年),本文涉及这四百二十六六年间的文学。

具体哪些人算“巴蜀作家”呢?本文取祝尚书先生之观点,认为包括巴蜀人的文学和巴蜀地区所产生的文学两部分。前者着眼于作家籍贯,其作品不一定作于四川,但离蜀三代以上,就不再视为巴蜀作家,这是巴蜀文学的主体。后者是其他地区的作家在巴蜀有创作,而且这些作家在巴蜀的创作对巴蜀文学有特别重要的影响方收录^{[3]6}。

关于什么是“文”,本文采用“大文学”的观念,取萧统《文选》的“三十七体”分类,包括:赋、诗、骚、

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问、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另外本文还将两汉经学著作、语言文字学著作以及民间歌谣亦收录在内。对于重要作家,亦不限于作品系年,还包括生平大事系年。据此,现将两汉巴蜀文学系年整理如下。

汉高祖刘邦元年(前206)乙未

刘邦至南郑,诸将及士卒多道亡归,士卒皆歌思东归。《汉铙歌十八首·巫山高》当咏此事。

见《史记·高祖本纪》^{[4]367}及《汉书·高祖纪》^①。

王先谦《汉书补注》云:“《宋书·乐志》载《汉铙歌十八曲》,其一《巫山高》云:(文从略)。此歌盖将士所作。”^②

宋王灼《碧鸡漫志》:“汉代短箫铙歌乐曲,三国时存者有《朱鹭》、《艾如张》、《上之回》、《战城南》、《巫山高》、《将进酒》之类凡二十二曲。魏吴称号,始各改其十二曲。晋兴又尽改之,独《玄云》、《钓竿》二曲名存而已。”^{[5]508}清胡彦升《乐律表微·巧器上》卷七^{[6]475-476}亦有类似记载。

范目说刘邦定秦,三秦定,范目三封侯,世有“三秦亡,范三侯。我虽牧犊,当得蜀”之语,曹学佺认为此为风谣之始。

见《华阳国志·巴志》^{[1]14}。

《蜀中广记·诗话记第一》卷一百零一云:“《华阳国志》:‘三秦亡,范三侯。我虽牧犊,当得蜀。’此风谣之始也。”^{[7]623}

按《华阳国志》云此事在“秦地既定”后,考《史记·项羽本纪》汉之元年“是时,汉还定三秦。”^{[4]321}故系于此。

刘邦令人习学渝水賁民之舞,即《巴渝舞》。

见《华阳国志·巴志》^{[1]14}。

《晋书·乐志上》卷二十二“其俗喜舞,高祖乐其猛锐,数观其舞,后使乐人习之。阆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总四篇。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魏初乃使军谋祭酒王粲,改创其辞。粲问巴渝帅李管、种玉歌曲意,试使歌听之,以考

校歌曲,而为之改为《矛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安台新福歌曲》、《行辞新福歌曲》。《行辞》以述魏德,黄初三年,又改《巴渝舞》曰《昭武舞》。”^{[8]693-694}

任乃强认为此种乐曲一直流行到唐代,并及西域天竺,可谓“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1]16}

汉文帝刘恒前元十一年(前169)壬申

司马相如一岁。

成都人司马相如生。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4]2999}

按:关于司马相如生年,存在很多争论,大抵有“无考”^{[9]130}、前179^[10]、前172^{[11]146}、前171^③、前169^{[12]176}诸说,今姑且采前169一说。

汉文帝刘恒后元四年(前160)辛巳

司马相如十岁。

司马相如既学,慕蔭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卓文君一岁。

见《史记》本传^{[4]2999}。

按《礼记·曲礼上》:“人生十年曰幼,学。”故系于十岁之年。

《西京杂记》卷二“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13]8}

按:本文将文君夜奔相如系于前144年,相如弄琴文君时,文君十七岁新寡。前144逆推十六年,知文君生于此年。

汉景帝刘启前元七年(前150)辛卯

司马相如二十岁,卓文君十一岁。

司马相如以货为郎,会梁孝王来朝,遂游梁。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以货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4]2999}

《汉书·景帝纪》前元二年(前155):“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14]141}颜师古注“旧法二十三,今此二十更为异制也。”^{[14]141}

按:相如所傅之年和为郎之年大致相同。“是

时”二字表明梁孝王来朝时间与相如“以货为郎”时间大致相同,故将梁孝王来朝时间定为相如二十之时,并由此推相如生年。《资治通鉴》卷十五将司马相如游梁系于此年^{[15]514}。

刘开扬认为,梁孝王景帝时来朝有四次,又根据同时得见邹阳、枚乘、庄忌三人,可判定此次来朝,当是景帝七年、梁孝王二十九年冬十月这次^[10]。其他各家观点虽然有细节上的冲突,但是基本思路一致。

汉景帝刘启中元二年(前148)癸巳

司马相如二十二岁,卓文君十三岁。

文翁为蜀郡守,遣张叔等十余人至京受业博士或学律令、习七经。

见《汉书·文翁传》^{[14]3625}、《华阳国志·蜀志》^{[1]141}。

按:因为景帝末,今姑系于此。笔者以为《华阳国志》“文帝末”、《汉书》“景帝末”为蜀守,两处记载不相冲突。前者讲文帝末年“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后者讲景帝末年“遣张叔等十余人至京受业博士或学律令”之事,二事发生之时,文翁皆为蜀守,遂不相冲突。又因《华阳国志·蜀志》云“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1]141}张叔等还蜀时景帝还在,以一年受一经,七经需七年,故系于景帝崩前七年。

汉景帝刘启中元六年(前144)丁酉

司马相如二十六岁,卓文君十七岁。

司马相如作《子虚之赋》,会梁孝王崩,归临邛,得临邛令王吉礼遇。

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会梁孝王卒……吉愈益谨肃。”^{[4]2999-3000}

按:据《汉书·梁孝王刘武传》:“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前178)与太原王参、梁王揖同日立,武为代王。”^{[14]2207}又“三十五年冬复入朝……六月中病热,六日薨。”^{[14]2211}前178年为梁孝王元年,减去三十四年推得其卒年为前144年。《司马相如传》中有“会梁孝王卒”,知《子虚之赋》作于前144年。据李昊观点,《子虚之赋》今已佚,《上林子虚赋》当是在此赋基础上加工润色而成^④。

司马相如弄琴卓文君,文君夜奔,相如乃与驰归,相如作《美人赋》,卓王孙不分一钱与二人。

弄琴夜奔之事,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4]3000}。作《美人赋》见《西京杂记》卷二^{[13]8}。

按:作《美人赋》之日,当为二人热恋之时,故系于此。

汉景帝刘启后元元年(前143)戊戌

司马相如二十七岁,卓文君十八岁。

相如文君二人能耐贫困,归临邛,文君当垆卖酒,相如着犊鼻裈涤器于市中。王孙耻之,与钱百万。二人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

事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4]3000-3002}。

按:因文中有“文君久之不乐”句,故将当垆卖酒之事系于夜奔之明年。

汉景帝刘启后元二年(前142)己亥

司马相如二十八岁,卓文君十九岁。

蜀生归蜀,文翁任以吏职,或教授学徒。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大化蜀地,自此,蜀学有比于齐鲁。

见《汉书·循吏传》^{[14]3625-3627}、《华阳国志·蜀志》^{[1]141}。

汉武帝刘彻建元三年(前138)癸卯

司马相如三十二岁,卓文君二十三岁。

因狗监杨得意举荐,司马相如再度入京,赋《子虚赋》,作《天子游猎赋》,天子以为郎。

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4]3002,3043}。

按《天子游猎赋》又名《上林子虚赋》,《文选》分为《子虚》、《上林》二赋。据汉荀悦《汉纪·孝武一》卷十^{[16]292}知,武帝今年起,广开上林苑,故《上林子虚赋》当作于本年或本年后,今系于此。

司马相如从武帝至长杨猎,作《谏猎书》以讽。还过宜春宫,作《哀秦二世赋》。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疾。与卓氏婚饶于财,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常从上至长杨猎,是时天子方好自击熊彘,驰逐野兽,相如上疏谏之。其辞曰(文从略)。还过宜春宫,相如奏赋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辞曰(文

从略)。”^{[4]3053-3054}

按:虽然此事本传记录在略定西南夷、复召为郎、闲居称病等事之后,但一“常”字透露出从武帝至长杨猎,作《谏猎书》,还过宜春宫,作《哀秦二世赋》可能在此之前。“是时天子方好自击熊彘,驰逐野兽”,“方好”二字亦透露出作《谏猎书》在之前。“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透露出此时当未出使西南。《资治通鉴》^{[15]562-563}亦将此事系于建元三年,文中亦言及相如、东方朔、枚皋等在上左右,与上游猎四方,过宜春宫。《汉书·东方朔传》^{[14]2847}亦认为上微行游四方,包括东游宜春在建元三年。所以作《谏猎书》《哀秦二世赋》当在建元三年。

汉武帝刘彻建元六年(前135)丙午

司马相如三十五岁,卓文君二十六岁。

唐蒙《上书请通夜郎》,上拜蒙为郎中,将千人,略通夜郎。唐蒙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武帝派相如为使,相如责唐蒙,作《喻巴蜀父老檄》,以传圣意,安民心。

唐蒙上书通夜郎事见《史记·西南夷列传》^{[4]2993-2994};相如出使作檄事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4]3044-3046}。

汉武帝刘彻元光二年(前133)戊申

司马相如三十七岁,卓文君二十八岁。

武帝好方术,迷信方士,司马相如作《大人赋》。

《史记》本传“相如拜为孝文园令,天子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道……乃遂就《大人赋》。”^{[4]3056}

按:此时武帝信奉神仙、方术正盛,故姑系于此。

汉武帝刘彻元光五年(前130)辛亥

司马相如四十岁,卓文君三十一岁。

七月,陈皇后因巫蛊事废,居长门宫。相如作《长门赋》。

陈皇后被废事,见《汉书·孝武陈皇后传》^{[14]3948-3949}。

按《乐府诗集》引《长门怨解题》曰“长门怨者,为陈皇后作也。后退居长门宫,愁闷悲思。闻司马相如工文章,奉黄金百斤,令为解愁之辞。相如为作《长门赋》,帝见而伤之,复得亲幸后人。因其赋而为《长门怨》也。”^{[17]621}然

《汉书·外戚传》、《汉书·武帝纪》均未提及复幸之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亦未言得黄金百斤,作《长门怨》之辞,另外“孝武”为谥号,在世时不当称,这些都与《序》不合。但是,宋王观国《学林》卷七“古赋序”：“司马长卿《长门赋》有序……以上皆非序,乃史辞也。昭明摘史辞以为序,误也。”^{[18]195}朱熹《楚辞后语》卷二《长门赋解题》云：“《长门赋》者,司马相如之所作也……然此文古妙,最近《楚辞》。或者相如以后得罪,自为文以讽,非后求之。不知叙者何从实此云。”^{[19]415}其序非相如所为,赋当出自相如之手。^⑤

汉武帝刘彻元光六年(前129)壬子

司马相如四十一岁,卓文君三十二岁。

邛、笮之君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武帝问于相如,相如言可通为置郡县。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出使邛、笮。初,大臣及蜀父老皆不以为然,相如作《难巴蜀父老文》,乃略定西夷。

见《史记·西南夷列传》^{[4]2994-2995}、《史记·司马相如列传》^{[4]3046-3053}。

按《难巴蜀父老文》中有“汉兴七十有八载,德茂存乎六世”句,《集解》引徐广曰“元光六年也”,故此文作于此时。

汉武帝刘彻元朔元年(前128)癸丑

司马相如四十二岁,卓文君三十三岁。

司马相如被告使西南夷时受金,失官。

见《史记》本传^{[4]3053}。

按:人言其受金,在略定西南夷以后,故暂系于此。

汉武帝刘彻元朔二年(前127)甲寅

司马相如四十三岁,卓文君三十四岁。

相如复召为郎。

见《史记》本传^{[4]3053}。

按:本传云“居岁余”,此处以一年记,故系于本年。

汉武帝刘彻元朔三年(前126)乙卯

司马相如四十四岁,卓文君三十五岁。

司马相如作《遗平陵侯书》。

《史记》本传“相如他所著若《遗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草木书》篇不采,采其尤著

公卿者云。”《集解》：“徐广曰‘苏建也。’”^{[4]3073}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明年(元朔二年)……青校尉苏建有功,以千一百户封建为平陵侯……(元朔五年)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皆领属车骑将军,俱出朔方……(元朔六年),卫尉苏建为右将军……右将军苏建尽亡其军,独以身得亡去,自归大将军……右将军建至,天子不诛,赦其罪,赎为庶人。”^{[4]2923-2928}

按《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元朔二年)青校尉苏建有功,以千一百户封建为平陵侯……(元朔六年)右将军苏建尽亡其军……赎为庶人。”^{[4]2923-2928}则苏建为平陵侯在元朔二年至元朔五年,相如与之书当在此时,故系于本年。

汉武帝刘彻元朔五年(前124)丁巳

司马相如四十六岁,卓文君三十七岁。

司马相如迁孝文园令,奏《大人赋》于天子。

事见《史记》本传“拜为孝文园令……乃遂就《大人赋》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4]3056}

按:迁孝文园令在复为郎之后,今姑系于此。“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并不与之前所系作《大人赋》相冲突,赋赋与奏赋不同。

汉武帝刘彻元狩三年(前120)辛酉

司马相如五十岁,卓文君四十一岁。

相如等受召作《郊祀歌诗》十九章,《安世歌诗》十七章。

见《资治通鉴·汉纪·孝武皇帝纪》元狩三年^{[15]636-637}、《乐府诗集》之《郊庙歌辞》^{[17]1}。这些歌诗非一时一人所作,今姑系于此。

汉武帝刘彻元狩四年(前119)壬戌

司马相如五十一岁,卓文君四十二岁。

相如因病免官,家居茂陵,欲纳茂陵女为妾,文君作《白头吟》,相如乃止,作《报卓文君书》。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4]3063}

按:病免,居茂陵当在召作《郊祀歌诗》《安世歌诗》之后、卒之前,故系于此。据《西京杂记》卷三“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

《白头吟》以自绝 相如乃止。”^{[13]14} 知《白头吟》当作于居茂陵之后。据《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司马相如集》卷二有《报卓文君书》:“五味虽甘,宁先稻黍。五色有灿,而不掩韦布……当不令负丹青,感白头也。”^{[20]34} 其辞有不弃糟糠之妻之意,且有“感白头”句,或当长卿答文君之《白头吟》。^⑥

汉武帝刘彻元狩五年(前 118)癸亥

司马相如五十二岁,卓文君四十三岁。

司马相如卒,遗书《封禅书》。文君作《司马相如诔》。

事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4]3063-3072}。

按“司马相如既卒”,《集解》引徐广曰“元狩五年也。”^{[4]3072}

《西京杂记》卷二“卒以此疾至死,文君为诔传于世。”^{[13]8-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西汉文纪提要》条下曰“《李陵苏武往返书》……卓文君《司马相如诔》诸篇,依托显然者,皆能辨之。”^{[21]1720}《四库提要》以为依托,今姑系于此。

《汉书·艺文志》云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陈国庆云“《史记》列传载有《子虚赋》、《哀二世赋》、《大人赋》三篇。《文选》分《子虚赋》下篇曰《上林赋》,又有《长门赋》,《古文苑》载有《美人赋》,总共六篇。”^{[22]167}

汉武帝刘彻后元二年(前 87)甲午

武帝欲广五柞宫,阉中譙隆谏曰“尧舜至治广德,不务苑囿。”帝先不悦,迁成皋令,后拜为中郎。

见《太平寰宇记·阉州阉中·人物》、《太平御览·居处部一·宫》卷一百七十三。

按《太平御览·居处部一·宫》卷一百七十三引《郡国志》云此事在“武帝游五柞宫”时,《汉书·武帝纪》提及“幸盩屋五柞宫”^{[14]211}在后元二年,故系此。譙隆之子为譙玄。

汉昭帝刘弗陵始元三年(前 84)丁酉

王褒一岁

犍为郡资中王褒或生于此年。

《汉书·王褒传》:“王褒字子渊,蜀人也。”^{[14]2821}

《华阳国志·蜀郡士女》:“王渊艳丽,蔚若华圃。王褒字子渊,资中人也。”^{[1]534}

顾国柱等考证“认为王褒是资中人,但是资中在汉宣帝时属犍为郡,犍为郡与蜀郡并列,因此王褒籍贯不是蜀郡,而是蜀地犍为郡。”^[23]

按:关于王褒生年,见石观海等考证^[24],今从之,姑系于此。

汉昭帝刘弗陵元凤六年(前 75)丙午

王褒十岁,何一岁。

何武生,蜀郡郫县人。

见《汉书·何武传》^{[14]3481}。

按:何武生年详考见:神爵元年(前 61)何武条下。

汉宣帝刘询神爵元年(前 61)庚申

王褒二十四岁,何武十五岁。

益州刺史王襄使王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选,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何武选在歌中。

王褒事见《汉书·王褒传》^{[14]2821}。

按:王褒于神爵二年入京,故将其得王襄赏识系于前一年。

何武选在歌中,见上引《汉书·王褒传》^{[14]2821}、又见《汉书·何武传》:“神爵五凤之间,娄蒙瑞应,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辩士王褒颂汉德,作《中和》《乐职》《宣布》诗三篇。武年十四五,与成都杨覆众等共习歌之。”^{[14]3481}

按:何武此时年十四五,故可知其生于元凤六年(前 75)或元平元年(前 74),今以十五岁纪,姑将其生年系于元凤六年(前 75 年)。

汉宣帝刘询神爵二年(前 60)辛酉

王褒二十五岁,何武十六岁。

王褒作《四子讲德论》。

《汉书·王褒传》:“褒既为刺史作颂,又作其传。”^{[14]2822}

见石观海等考证“文中言天符有‘今南郡获白虎’,人瑞有‘日逐举国而归德,单于称臣而朝贺’。《汉书·宣帝纪》卷八谓元康四年(前 62)‘南郡获白虎’,神爵二年(前 60)秋‘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将人众万余来降’,九月‘匈奴单于遣名王奉献,贺正月,始和亲’,与《四子讲德论》所言天符人瑞若合一契,足证此文作于神爵二年。”^[24]

王褒受王襄举荐,褒为《圣主得贤臣颂》、作《九

怀》与刘向等并进对、待诏金马门。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议者多以为褒之歌赋淫靡不急,宣帝以为“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顷之擢褒为谏大夫。

见《汉书·王褒传》^{[14]2821-2829}、《汉书·郊祀志下》^{[14]1249-1250}、《汉书·刘向传》^{[14]1928-1929}。

按:据《汉书》本传王褒与刘向同时等待诏金马门,《汉书·刘向传》记此事在刘向既冠之时,刘向生于天凤二年(前79)，“既冠”说明二十岁,推之当为本年。

何武学长安,上闻《中和》、《乐职》、《宣布》歌,赐武帛。武诣博士治《易》。

见《汉书·王褒传》、《汉书·何武传》^{[14]3481}。

按《何武传》“以褒为待诏,武等赐帛”,赐武帛之事和褒为待诏之事在一起,故今与褒待诏金马门系于同年。

汉宣帝刘询神爵三年(前59)壬戌

王褒二十六岁,何武十七岁。

正月,王褒回成都,作《僮约》、《责髻奴文》。

《僮约》有言“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资中男子王子渊从成都安志里女子杨惠买夫时户下髻奴便了。”^{[20]142}

按《责髻奴文》《古文苑》作黄香,《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从《艺文类聚》作王褒^{[20]143}。《责髻奴文》中的“髻奴”或即《僮约》中“髻奴便了”,故一并系此。

汉宣帝刘询五凤元年(前57)甲子

王褒二十八岁,何武十九岁。

正月王褒从宣帝游甘泉,作《甘泉赋》。

《汉书·宣帝纪》:“五凤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14]264}

按:王褒等素来“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14]2829},所以《甘泉赋》当作于此时。

汉宣帝刘询五凤二年(前56)乙丑

王褒二十九岁,何武二十岁。

何武以射策甲科为郎。与翟方进交志相友。

见《汉书·何武传》^{[14]3481}。《汉书·景帝纪》:“(前元)二年(前155),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14]141}

按:傅年之后乃可出仕,今姑系于此。

汉宣帝刘询甘露元年(前53)戊辰

王褒三十二岁,何武二十三岁,扬雄一岁。

三月,扬雄生。

《汉书·扬雄传上》云“年七十一,天凤五年卒。”天凤五年上推70年乃生于甘露元年。^{[14]3585}

汉宣帝刘询甘露二年(前52)己巳

何武二十四岁,扬雄二岁。

太子病,王褒作《洞箫颂》,为太子读奇文及自作之文,太子喜《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皆诵读之。

见《汉书·王褒传》^{[14]2829}。

按:本传未言此事具体时间。考《汉书·元后传》:“五凤中,献政君,年十八矣,入掖庭为家人子。岁余,会皇太子所爱幸司马良娣病,且死,谓太子曰……及司马良娣死,太子悲恚发病,忽忽不乐。”^{[14]4015}本段记载有“太子悲恚发病,忽忽不乐”之句,或许与王褒本传中“太子体不安,苦忽忽善忘,不乐”为同一事。政君十八岁入宫,岁余,会司马良娣病且死,太子不乐,当十九岁或二十岁。《汉书·元后传》:“本始三年(前71),生女政君,即元后也。”^{[14]4014}可推之太子病在甘露元年(前53)或二年(前52),今系甘露二年。而“读奇文及所自造作”之语,体现出子渊此时有创作,《洞箫赋》又为太子喜爱,当作于此时。《资治通鉴》卷二十七将良娣死、太子病、献政君,及政君产子一并系于甘露三年^{[15]889-890},似不妥。

王褒奉宣帝之命,往益州祭金马碧鸡,作《祭金马碧鸡文》,于道病卒。

见《汉书·王褒传》^{[14]2830}。

按《资治通鉴》卷二十六将此事系于宣帝神爵元年^{[15]839-840},不妥。《祭金马碧鸡文》曰“黄龙见兮白虎仁,归来归来。”其中“黄龙”、“白虎”二祥瑞,史书有记载。《汉书·宣帝纪》甘露元年(前53):“夏四月,黄龙见新丰。”^{[14]269}《汉书·宣帝纪》乃元康四年(前62):“南郡获白虎威凤为宝。”^{[14]259}由此可知,王褒写《祭金马碧鸡文》不得早于甘露元年(前53),其卒当在之后不久。据《王褒》本传“褒于道病死,上闵惜之”。上指宣帝,宣帝崩于黄龙元年(前

49)十二月,所以王褒死早于前49年。因而准确地说是王褒的卒年当在前53至前49之间,今姑系此。

《汉书·艺文志》云王褒赋十六篇。陈国庆按:“今存《楚辞》载有《九怀》九篇。《列传》载有《圣主得贤臣颂》一篇。《文选》载有《洞箫赋》一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载有《甘泉宫颂》、《碧鸡颂》二篇,凡十三篇。”^{[22]169-170}

汉元帝刘奭永光元年(前43)戊寅

何武三十三岁,扬雄十一岁。

光禄勋举四行,何武迁为郾令,坐法免归。

见《汉书·何武传》^{[14]3481}。

按:据《汉书·元帝纪》^{[14]287},举四行在此年。

汉元帝刘奭永光三年(前41)庚辰

何武三十五岁,扬雄十三岁。

何武于家秉公处理纠纷,州里咸服。

见《汉书·何武传》^{[14]3482}。

按:此事发生在武坐法免归之后,故暂系于此。

汉元帝刘奭建昭五年(前34)丁亥

何武四十二岁,扬雄二十岁。

扬雄少居蜀,师事严君平、林公孺,受方言训诂之学。严君平有《周易骨髓决通志》一卷已佚,有《老子指归》,又有《不足有余论》^⑦。

师严、林二公见《汉书·扬雄传上》^{[14]3514}。

林公孺、严君平见《华阳国志·蜀郡士女》:“林生清寂,莫得而名”条与“严平恬泊,皓然沉冥”条^{[1]532-533}。

《不足有余论》见晋皇甫谧《高士传》卷中:“蜀有富人罗冲者问君平曰……君平叹曰‘益我货者损我神,生我名者杀我身。故不仕也。’时人服之。”因年代无考,今一并附于此。

严君平著作,《经义考·易七》卷八云:“严氏遵《周易骨髓决通志》一卷,佚。”《郡斋读书志》卷三上:“《老子指归》十三卷,右汉严遵撰,谷神子注。”

汉成帝刘骃阳朔元年(前24)丁酉

何武五十二岁,扬雄三十岁。

扬雄于本年十一月作《反离骚》,又作《广骚》、《畔牢愁》。

见《汉书·扬雄传上》^{[14]3514-3515}。

考证见汤炳正《汉代语言文字学家扬雄年谱》(以下简称汤《年谱》)^{[25]318-319}。

汉成帝刘骃阳朔三年(前22)己亥

何武五十四岁,扬雄三十二岁。

何武任扬州刺史,查九江太守戴圣不法,圣自免。后圣谗武于朝廷,武不扬其恶,且平心断戴圣案,圣惭服,每造门谢恩。

事见《汉书·何武传》^{[14]3482-3483}。

王锴考证:“何武为扬州刺史就在前二十二年至前十八年之间。”^[26]

汉成帝刘骃阳朔四年(前21)庚子

何武五十五岁,扬雄三十三岁。

何武作《上封事荐辛庆忌》。

事见《汉书·辛庆忌传》:“时数有灾异,丞相司职何武上封事曰(文从略)。”^{[14]2996-2997}

按《西汉纪年·成帝纪》卷二十六系于阳朔四年,今从之。

汉成帝刘骃永始元年(前16)乙巳

何武六十岁,扬雄三十八岁。

何武弟何英作《汉德春秋》。

见《华阳国志·蜀郡士女》^{[1]535}。

按:关于何英历史记载无多,今姑系其《汉德春秋》于此。

汉成帝刘骃永始二年(前15)丙午

何武六十一岁,扬雄三十九岁。

阆中谯玄能说《易》、《春秋》,州举玄诣公交车对策高第,拜议郎。

见《后汉书·谯玄传》^{[27]2666}。

按:谯玄乃谯隆之子。

汉成帝刘骃永始三年(前14)丁未

何武六十二岁,扬雄四十岁。

扬雄作《县邸铭》《王俱颂》《阶闼铭》《成都城四隅铭》《绵竹颂》《蜀都赋》。

考证见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28]8}。

汉成帝刘骃永始四年(前13)戊申

何武六十三岁,扬雄四十一岁。

何武迁兖州刺史入为司隶校尉,徙京兆尹。

见《汉书·何武传》^{[14]3484}、《资治通鉴》卷三十

二成帝永始四年^{[15]1025}。

扬雄撰《蜀王本纪》。

考证见汤《年谱》^{[25]324}。

汉成帝刘骘元延元年(前12)己酉

何武六十四岁 扬雄四十二岁。

何武坐左迁楚内史 迁沛郡太守 复入为廷尉。

见《汉书·何武传》^{[14]3484}。

皇后赵飞燕害后宫皇子 皇子多夭折 谯玄上《谏成帝专宠赵氏书》。

见《后汉书·谯玄传》^{[27]2666-2667}。

按《汉书·成帝纪》：“是岁(元延元年) 昭仪赵氏害后宫皇子”，故系本年。《汉书·成帝纪》所言昭仪似不妥，此时飞燕已为皇后。因《汉书·孝成班婕妤传》：“鸿嘉三年……许皇后坐废。”^{[14]3984}《汉书·孝成赵皇后传》：“许后之废也，上欲立赵婕妤……后月余，乃立婕妤为皇后……姊弟颛宠十余年，卒皆无子。”^{[14]3989}

扬雄是年由蜀来游京师 大司马王商召为门下史，并荐雄为待诏。

《汉书·扬雄传·赞》：“初雄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 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王商之误) 奇其文雅 召以为门下史 荐雄待诏。”^{[14]3583}

按：雄来游京师之年 考证见汤《年谱》^{[25]325}。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28]10}亦从此说。

汉成帝刘骘元延二年(前11)庚戌

何武六十五岁 扬雄四十三岁。

春正月 扬雄从成帝祭祀甘泉泰畤 还奏《甘泉赋》以讽。

见《汉书·扬雄传上》^{[14]3522}。

按：成帝虽多次祭祀甘泉泰畤 但是每次目的不同。据《扬雄传》 扬雄奏《甘泉赋》的这次祭祀是“以求继嗣”。在多次祭祀中 只有元延二年的这次祭祀甘泉宫与此有关。《汉书·成帝纪》：“(元延元年) 昭仪赵氏害后宫皇子。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 行幸河东祠后土。”知本年皇子死 方祭祀甘泉 故系于本年。

三月 扬雄作《河东赋》。

见《汉书·扬雄传上》^{[14]3535}。

十二月 扬雄作《校猎赋》。

见《汉书·扬雄传上》^{[14]3540-3541}。

扬雄除为郎 给事黄门 与王莽、刘歆并。

《汉书·扬雄传·赞》：“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 给事黄门 与王莽、刘歆并。”^{[14]3583}

按：雄元延元年来游京师，“岁余”当在本年。

西羌尝有警 成帝思将帅之臣 追美充国 命扬雄作《赵充国颂》。

见《汉书·赵充国传》^{[14]2994-2995}。

按：时间考证见汤《年谱》^{[25]330-331}。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亦系于此年 丁介民《扬雄年谱》系于元延四年 今从汤陆。

扬雄作《酒箴》。

事见《汉书·陈遵传》^{[14]3712-3713}。

考证见汤《年谱》^{[25]331}。

扬雄屡称严君平于朝。

见《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序》^{[14]3056-3057}。

按《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序》在朝称君平德在“仕京师 显名”后 雄至京师 上赋 封黄门郎 可谓“显名” 故系于此。

汉成帝刘骘元延三年(前10)辛亥

何武六十六岁 扬雄四十四岁。

何武为廷尉 三月为御史大夫。

见《资治通鉴》卷三十二成帝绥和元年及胡注^{[15]1042}。

秋 扬雄作《长杨赋》。

见《汉书·扬雄传下》^{[14]3557}。

扬雄作《绣补》《灵节》《龙骨》之铭诗三章 著《方言》始创于是年。

见扬雄《答刘歆书》^{[29]347-348}。

按：据扬雄《答刘歆书》作铭诗三章 在得观书于石室后一年。“观书于石室”在元延二年 其后一年当是今年。紧接着言“雄常把三寸弱翰 赍油素四尺 以问其异语 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槧” 足以证明《方言》始作于是年。

扬雄著《难盖天八事》。

《隋书·天文志上》载其文^{[30]506-507}。

考证见汤《年谱》^{[25]337}。

什邡人杨宣谏成帝立陶恭王子为太子,帝从之。

出宣为交州牧。

见《华阳国志·广汉士女》:“讲学冲邃,洙泗是晞”条^{[1]561}。

按:据《汉书·哀帝纪》,昭仪与根劝帝立陶恭王子为太子时,哀帝 17 岁,哀帝元寿二年(前 1)卒,年二十六,可知十七岁时当是元延三年(前 10)。终之劝谏亦当与昭仪同时。

汉成帝刘骘元延四年(前 9)壬子

何武六十七岁 扬雄四十五岁。

扬雄初草《太玄》,悔少作,不复为赋。

见《汉书·扬雄传下》^{[14]3575}。

汤《年谱》考证“《扬雄传》萧该《音义》引刘向《别录》,有《太玄·经目》。刘向卒于绥和元年(前 8),故子云草《玄》,至晚当始于今年(前 9),刘向方得见其《经目》而付诸《别录》之末。”^{[25]340}又扬雄《解嘲》云作《太玄》时,“历金门、上玉堂,有日矣”,“位不过侍郎,擢才给事黄门”^{[14]3566}。可知玄草《太玄》不可早于元延二年(前 11)。综上,作《太玄》在前 11 年至前 9 年之间,最晚不过前 8 年。

关于雄悔少作,不复为赋,《法言·吾子》云,赋乃“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奢侈相胜,靡丽相越,不归于正也。”

汉成帝刘骘绥和元年(前 8)癸丑

何武六十八岁 扬雄四十六岁。

二月何武为御史大夫。作《请建三公官》。四月又改为大司空,封汜乡侯,与翟方进一起上《请置州牧奏》。

为御史大夫,见《汉书·何武传》^{[14]3484}、《资治通鉴》卷三十二成帝绥和元年^{[15]1041-1042}。

《请建三公官》、《请置州牧奏》,原文见《汉书·朱博传》^{[14]3404-3406}。

汉成帝刘骘绥和二年(前 7)甲寅

何武六十九岁 扬雄四十七岁。

五月,何武与孔光、傅喜白太后复用王莽。七月,太后不欲用傅喜,何武、唐林上《言傅喜书》。

见《资治通鉴》卷三十三成帝绥和二年^{[15]1057、1061-1062}。

六月,罢乐府,何武、孔光作《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条奏乐府官》,作《有司条奏》,与人辩论如何治水。

罢乐府,上《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条奏乐府官》,见《汉书·哀帝纪》绥和二年^{[14]335}、《汉书·礼乐志》^{[14]1073}。

作《有司条奏》,见《汉书·食货志上》^{[14]1142-1143}。

辩论治水事,见《汉书·沟洫志》^{[14]1691-1694}。

九月何武等上《奏请议毁庙》。

见《汉书·韦贤传》^{[14]3125}及《资治通鉴》卷三十三成帝绥和二年^{[15]1068}。

人言何武事亲不笃,冬十月,策免武以列侯归国。

见《资治通鉴》卷三十三成帝绥和二年^{[15]1086}。

杨宣拜河内太守,征太仓令。上书言封周公孔子之后,又荐数人。哀帝封外属六人为列侯,杨宣作《奏封丁傅事》^⑧。

拜太守、封周孔之后等事,见《华阳国志·广汉士女》^{[1]561}。《奏封丁傅事》见《汉书·五行志下之上》^{[14]1450}。

汉哀帝刘欣建平二年(前 5)丙辰

何武七十一岁 扬雄四十九岁。

四月,扬雄与李寻谏上不应相朱博,作《鼓妖对》。

见《汉书·五行志中之下》^{[14]1429}。

杨宣作《言王氏封事》,哀帝复封商中子邑为成都侯。

见《汉书·元后传》^{[14]4029}。

汉哀帝刘欣建平四年(前 3)戊午

何武七十三岁 扬雄五十一岁。

扬雄作《上疏谏勿许单于入朝》,天子从雄许单于朝,赐雄帛五十匹,黄金十斤。

见《汉书·匈奴传下》^{[14]3812-3817}。

汤《年谱》评价此文曰“今关子云此书,历述秦

汉以来中国与匈奴之关系,及其利害得失,了如指掌。而于羁縻外族防患未然之道,言之尤明且详,非当时一般博士经生所能见及者。”^{[25]349}

汉哀帝刘欣元寿元年(前2)己未

何武七十四岁 扬雄五十二岁。

鲍宣上《鲍宣论董贤书》,为何武等鸣冤,帝纳言,征何武复为三公,八月徙为前将军。

鲍宣鸣冤见《汉书·鲍宣传》^{[14]3091-3093}、《资治通鉴》卷三十五哀帝元寿元年^{[15]1114-1115}。

复用见《资治通鉴》卷三十五哀帝元寿元年^{[15]1119}。

扬雄作《解嘲》。

事见《汉书·扬雄传下》^{[14]3565-3566}。

考证见汤《年谱》^{[25]350}。

汉哀帝刘欣元寿二年(前1)庚申

何武七十五岁 扬雄五十三岁。

七月,何武、公孙禄以为外戚掌权危害社稷,不同意用莽为大司马。七月何武、公孙禄皆免官,武就国。

见《资治通鉴》卷三十五哀帝元寿二年^{[15]1124-1126}。

汉平帝刘衍元始二年(2)壬戌

何武七十七岁 扬雄五十五岁。

扬雄作《法言》及《自序》。

事见《汉书·扬雄传下》^{[14]3580}。

考证见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28]26}。

汉平帝刘衍元始三年(3)癸亥

何武七十八岁 扬雄五十六岁。

何武被迫自杀,谥曰刺侯。

见《汉书·何武传》^{[14]3487-3488}。

资中人董钧习《庆氏礼》,举明经,迁廩牺令。

见《后汉书·董钧传》^{[27]2576}、《华阳国志·犍为士女》^{[1]582}。

因《后汉书》本传言“元始中,举明经”,故系于此。关于董钧从王临习《庆氏礼》,具体年月不知,故一并附此。

汉平帝刘衍元始四年(4)甲子

扬雄五十七岁。

扬雄作十二《州箴》及二十五《官箴》。

《汉书·扬雄传·赞》云“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14]3583}

明朝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之《扬子云集》收录“箴:《冀州牧箴》、《兖州牧箴》、《青州牧箴》、《徐州牧箴》、《扬州牧箴》、《荆州牧箴》、《豫州牧箴》、《益州牧箴》、《雍州牧箴》、《幽州牧箴》、《并州牧箴》、《交州牧箴》、《光禄勋箴》、《卫尉箴》、《太仆箴》、《廷尉箴》、《大鸿胪箴》、《宗正箴》、《大司农箴》、《少府箴》、《执金吾箴》、《将作大匠箴》、《城门校尉箴》、《上林苑令箴》、《司空箴》、《太常箴》、《尚书箴》、《博士箴》、《酒箴》;箴补:《润州牧箴》(阙)、《太史令箴》(阙)、《太乐令箴》(阙)、《大官令箴》(阙)、《国三老箴》(阙)、《司箴》(阙)。”^{[20]189-191}

考证见汤《年谱》^{[25]355}。

扬雄作《琴清英》等篇,王莽等据以立《乐经》。

考证见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考证^{[28]29}。

汉平帝刘衍元始五年(5)

扬雄五十八岁。

扬雄作《训纂篇》。

事见《汉书·艺文志》^{[14]1721}。

考证见汤《年谱》^{[25]358}。

汉孺子刘婴居摄元年(6)丙寅

扬雄五十九岁。

杨宣卒,门生河南李吉、广汉严象、赵翹等皆作大儒。

见《华阳国志·广汉士女》^{[1]561}。

按:据《华阳国志》具体居摄哪年无考,今系于此。

会王莽居摄,李业以病去官,刘咸招李业,咸有“贤者不避害,譬犹穀弩射市,薄命者先死”之论,强招之不得。莽招为酒士,不之官。业隐藏山谷,绝匿名迹。

见《后汉书·李业传》^{[27]2669}。

按《汉书·食货志上》:“平帝崩,王莽居摄,遂篡位。”^{[14]1143}所以将王莽居摄系于居摄元年。

新王莽始建国元年(9)己巳

扬雄六十二岁。

扬雄《法言》成书。

《法言》成书年代考证见汤《年谱》^{[25]360-361}。

新王莽始建国二年(10)庚午

扬雄六十三岁。

扬雄校书天禄阁,甄寻刘棻等伪造符命,事发被累,投阁几死,因以病免。

见《汉书·扬雄传·赞》^{[14]3584-3585}。

按:据《王莽传》,搜捕甄寻、刘棻事,在始建国二年,故雄被累,投阁几死,在此时。

新王莽始建国四年(12)壬申

扬雄六十五岁。

扬雄复招为中散大夫,奏《剧秦美新》。

按《剧秦美新》不见《汉书》,文载《文选》卷四及《艺文类聚》卷十。

考证见汤《年谱》^{[25]364-365}及刘跃进之书^{[31]311}。

新王莽始建国五年(13)癸酉

扬雄六十六岁。

扬雄做《元后诔》。

见《汉书·元后传》^{[14]4035}。

新王莽天凤元年(14)甲戌

扬雄六十七岁。

侯芭从雄居,雄授侯芭《太玄》、《法言》。

见《汉书·扬雄传下》^{[14]3585}。

新王莽天凤四年(17)丁丑

扬雄年七十。

扬雄撰《方言》未就,刘歆求观,雄复《答刘歆书》回绝。

见扬雄《答刘歆书》^{[29]348-349}。

按:据扬雄《答刘歆书》言此时据“雄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初草《方言》二十七年。扬雄始草《方言》于成帝元延三年,过二十七年当于今年。

扬雄与晚辈班彪往还。

考证见汤《年谱》^{[25]369}。

新王莽天凤五年(18)戊寅

扬雄年七十一。

扬雄卒,年七十一,侯芭为起坟。

见《汉书·扬雄传下》^{[14]3585}。

《汉书·艺文志》云扬雄赋十二篇。陈国庆引顾实《汉志讲疏》:“后注云‘入扬雄八篇。’盖《七略》据《传》言作四赋,只入《甘泉赋》、《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四篇。班氏更易八篇,故十二篇也。八篇则本传《反离骚》、《广骚》、《畔牢愁》三篇。《古文苑》:《蜀都赋》、《解难》、《赵充国颂》、《据秦美新》诸篇,则溢出十二篇之数矣。”^{[22]172}

淮阳王刘玄更始二年(24)甲申

(未完待续)

注释:

- ①② 东汉班固撰,清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0页下。本文所用《汉书》,除开篇两处用王先谦《汉书补注》,其他各处,未特别说明的,为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
- ③ 束景南《关于司马相如游梁年代与生年》,载《文学遗产》1984年第3期;束景南《司马相如游梁年代与生平的再考辨——答刘开扬先生》,《文学遗产》,1987年第1期。
- ④⑤⑥ 此考证借鉴李昊《司马相如年谱》,此文未发表。李昊现在四川社会科学院工作。
- ⑦ 此篇名为笔者所加。
- ⑧ 此篇名为编者所加。

参考文献:

- [1] (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2] 嘉庆重修一统志:第廿五册[Z]//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6.
- [3] 祝尚书.宋代巴蜀文学通论[M].成都:巴蜀书社,2005.
- [4]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5] (宋)王灼.碧鸡漫志[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149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6] (清)胡彦升.乐律表微[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22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7]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59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8] (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9] 陶秋英.汉赋之史的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39.
- [10] 刘开扬.再谈司马相如游梁年代与生年[J].文学遗产,1985(2).
- [11] 龚克昌.司马相如传[M]//汉赋研究.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
- [12] 刘南平.司马相如生平及作品系年考[Z]//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95.

(下转第57页)

和而且棱角圆滑的,有如温润的玉一般。他爱用一些轻轻的诉说和天真的设问来叙述,这样的特点最能给人友善、温和与圆满的感觉。譬如《黄昏》中的这一段:

我曾有一些带伤感之黄昏的欢乐,如同三月的夜,飘入我梦里,又飘去了,我醒来,看见第一颗亮着纯洁的爱情的朝露无声的坠地。我又曾有一些寂寞的光阴,在晦暗的窗子下,在长夜的炉火边,我紧闭着门而它们仍然遁逸了。我能忘掉忧郁如忘掉欢乐一样容易吗?

如果到此为止来理解何其芳的意象,那还远远不够。可以说,细腻和柔滑是何其芳意象表现的浅层次,更深更高的层次是在幽深和曲折上。何其芳的思虑常常遥达人心的深处,漂浮到遥远的精神世界。在《独语》中,对灵魂和命运的感叹;在《伐水》中对精神感应的神秘描写;在《墓》中对人世间阴阳的迷惑。何其芳对于遥远的天空的怅望几乎成了他的一个经典形象。何其芳表达情意虽然幽深,但并不平铺直叙。他的意象有如中国古典的园林艺术,幽深之余,非常注意盘旋曲折的妙用。如果细心体会他的意象中的味道,你会发现他在意味的处理上往往喜欢转好几个弯,最后才把你带到出口。如《秋海棠》中的这一句“一缕寒冷如纤细的褐色的小蛇从她的指间直爬入心的深处,徐徐的纤旋的蜷伏成一环,尖瘦的尾如因得到温暖的休憩而翘颤。”孤独寂寞如寒冷;寒冷如小的褐蛇,进入心间;孤独

寂寞如丝如缕,慢慢浸入骨髓不肯离去;孤独寂寞如蜷伏成一环的蛇;孤独寂寞是如此强烈而可怕,甚至如得到温暖的蛇的尾巴而感到的快乐。一个简单但感受复杂的情绪,何其芳用意象把它转了五个弯,让人小心翼翼地绵延地审美着,反复刻下心灵的痕迹。何其芳意象的艺术表现里,就是通过这样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的。

注释:

①② 参《何其芳研究在国外》,见罗泓《诗人的足迹》,都江堰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玉垒诗社主编,内部印刷。

参考文献:

- [1] [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 [2]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M].香港:昭明出版社,1976.
- [3] [德]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M].范劲,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4] 何其芳.我和散文[M]//何其芳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 [5] 刘西渭.读《画梦录》[J].文季月刊,1936.1(4).
- [6] 牟决鸣.关于何其芳译诗稿的一点说明[M]//何其芳译诗稿.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
- [7] 何其芳.我们的城堡[M]//何其芳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 [8] 何其芳.私塾师[M]//何其芳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梁多云]

(上接第36页)

- [13] (汉)刘歆撰,(晋)葛洪辑.西京杂记[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103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14] (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15] (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16] (汉)荀悦.汉纪·孝武一:卷十[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30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17]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8.
- [18] (宋)王观国.学林:卷七[M]//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
- [19] (宋)朱熹.楚辞集注.楚辞辩证.楚辞后语[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106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20] (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141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21] (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九[K].北京:中华书局,1965.
- [22] 陈国庆.汉书记文志注释汇编[G]//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

刊.北京:中华书局,1983.

- [23] 顾国柱,丁玉娜.王褒卒年及籍贯考论[J].南都学坛,2009(9).
- [24] 石观海,胡春润.前汉文人终军、王褒行年新考[J].长江学术,2006(3).
- [25] 汤炳正.汉代语言文字学家扬雄年谱[M]//语言之起源.台北:台湾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1.
- [26] 王鐸.戴圣生平及《礼记》的编选[J].中国文化研究,2006(1).
- [27] 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28] 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 [29] (汉)扬雄撰,(清)戴震注疏.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M]//万有文库本:卷十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
- [30] (唐)魏征,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31] 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责任编辑 陈玉兰]